

金风乍起,已然入秋,一只蟋蟀不知啥时候早早地就进了我的卧室。不禁想起叶圣陶的美文《没有秋虫的地方》说过:“秋天来了,记忆就轻轻提示道:凄凄切切的秋虫又要响起来了。”从午夜听到瞿瞿虫鸣的那一刻起,我又有了新的阅读方向,晨起第一件事就是在书架前爬上蹲下,凭着记忆搜罗出一堆久违的好书:贾似道的《促织经》、王世襄的《蟋蟀谱集成》、邓云乡的《草木虫鱼》、叶圣陶的《没有秋虫的地方》、流沙河的《就是那一只蟋蟀》,还有《诗经》的《豳风》《唐风》……

记得流沙河先生在海外的时候,夜间听到蟋蟀叫,“就会以为那是四川乡下听到的那一只”,很自然地联想到《诗经》中脍炙人口的名句,于是随口吟唱道:“就是那一只蟋蟀,在《豳风·七月》里唱过,在《唐风·蟋蟀》里唱过……”挥笔写下著名的诗篇《就是那一只蟋蟀》,借助于秋日蟋蟀这样一个小小的生命意象,把去国怀乡与乡思离愁的浓烈情感演绎得淋漓尽致,令无数识得个中审美情趣者黯然销魂。《豳风·七月》是《诗经》中为数不多的,雅致到真正能够荡涤心灵的篇章之一。其中对蟋蟀的描写:“五月螽斯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令人拍案叫绝。随着气温逐

最早知道梁实秋这个名字应该是在中学课本里。当年那场与鲁迅先生的论战,让许多人未读作品先闻其名,而且留下了不太好的印象。后来,我读了《梁实秋散文全编》《雅舍小品》等书,慢慢转变了对他的看法。后来读到丘彦明的《人情之美》一书,才算认识了一个作为父亲的梁实秋。

梁先生的生日是腊八,每年他都会提前一周买上几盒搭配好的腊八粥原料,分别给外地的儿女们寄去。按惯例,腊八清晨八点,梁先生和他的孩子们在世界的不同地方,同时举起一碗热腾腾的粥同庆寿辰。对梁先生这个举动,我私下以为他不是为了给自己庆贺,而是有着父亲额外的用心和体恤,孩子们自是忙碌,不用特别记住,收到父亲寄来的粥

秋来书中觅虫趣

□汪 微

渐下降,蟋蟀从野外到屋檐,从屋檐跳进家门,最后又钻到床下。这个说法充满了一唱三叹的艺术美,但事实也未必尽然。比如眼下才是农历七月,我的房间里已迎来了那第一只可爱的蟋蟀。

蟋蟀俗称“蛐蛐”,养蛐蛐斗蛐蛐是王世襄先生自幼的爱好。说起王世襄也真有点怪,小时候的他就不爱正襟危坐好好读“正经书”,偏欢喜把不入流的玩好当学问来做,诸如斗鸡走马架鹰牵犬斗蟋蟀,兼窥文物鉴赏,这一玩就玩了一辈子,竟然玩出了大名堂。非但玩物不丧志,而且成为著名学者、文物鉴赏家和收藏家,尤其是对蟋蟀的研究有独到之处。王世襄的《蟋蟀谱集成》收集历代蟋蟀专家记载一捉、二养、三斗的奇法妙诀和心得体会,读来情趣盎然。书中所收第一部《秋虫谱》乃宁波天一阁秘藏,《促织经》则道尽了蟋蟀与人之间的不解情缘:“有见爱于人者,君子必不弃焉……况促织之为物也,暖则在郊,寒则附人。若有识其时者,拂起首则尾应之,拂其尾则首应之,似有解人意者。”此外,袁宏道的《促织志》、陈淏子的《花镜

蟋蟀篇》、麟光的《蟋蟀秘要》、秦子惠的《功虫录》、恩溥臣的《斗蟀随笔》、拙园老人的《虫鱼雅集》……都是《蟋蟀谱集成》中我特别喜爱的篇什。

王世襄先生收在《蟋蟀谱集成》中的《秋虫六忆》,可看作是结合自身体验对诸谱精粹的提炼和升华,被他的老友黄裳先生称为“近来少见的一篇出色散文,值得再读三读而不厌的名篇”。王世襄用饱含深情的笔触,忆捉、忆买、忆养、忆斗、忆器、忆友,涵盖了关于蟋蟀文化的方方面面,简直让从未玩过蟋蟀的人读了以后也会深陷其中,欲罢不能。文中道出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之谈,譬如判断一头蟋蟀是否善斗,首先要看它的生长环境,一般来说生于草中的就柔韧,生于砖石缝里的就刚猛;捉于草丛泥地的性情温和,来自乱石断墙野洞的则顽劣凶悍。

王世襄眼中的蟋蟀是通人性的小精灵,虫依人,人爱虫,每逢斗虫会友,主人用蟋蟀草(俗名“蛐蛐探子”),或用粘有鼠须的“掭子”,撩逗它的触角发出指令,聪明的蟋蟀便知有来犯之敌,立马张牙舞爪,跃跃投入战斗,似乎

要为主人争足脸面。说是斗,其实主人之间还是玩得比较高尚文雅的,赌注只是一两斤月饼或几串小钱,讲究的是大家开心,无论输赢,哈哈一笑,增进感情。王世襄年轻时确是斗虫高手,他在《秋虫六忆》中娓娓讲述使掭子撩虫的技巧让我百读不厌:当自己的蛐蛐占了上风时,要用掭子激发其神威,力道要不大不小,恰到好处地引导爱虫抖擞精神,瞅准战机,一鼓作气;要是暂居下风,主人首先不能泄气,要用掭子遮挡封护,激励的同时也在让爱宠避免受到对方的伤害,帮助它适当喘息,保持信心和斗志,寻找新的战机。王世襄不无骄傲地说,在很多情况下,自己都能借助手中的掭子让自己的蛐蛐反败为胜。

《促织经》也是一本十分有趣的书,乃南宋权宦宰相、半闲堂主人贾似道所著。贾似道误国误民,在政治上一塌糊涂,但是玩蟋蟀却是罕见的高手。《促织经》一书论蟋优劣非常精辟:“白不如黑,黑不如赤,赤不如青麻头。青项、金翅、金银丝额,上也;黄麻头,次也;紫金黑色,又其次也……虫病有四:一仰头,二卷须,

三练牙,四踢脚,若犯其一,皆不可用。”实践证明,历来斗蟋蟀的行家里手无不认可贾似道的这个划分标准。

邓云乡的《草木虫鱼》也收有几篇关于蟋蟀的好文章,每次读来都如饮醇酒,能增长不少见识。话说回来,斗蟋蟀表面上虽称风雅,毕竟本质上还是过于功利,淡泊如我,恐怕是没有热情弄个上好的蛐蛐罐,呼朋唤友斗上一场的。幸好,这几天夜夜可以卧听那悦耳的瞿瞿虫鸣,我的自得之趣便是萦绕于耳畔的唧唧秋虫合奏的美妙乐音。岁岁年年,秋虫总是大自然少不了的一份馈赠,无论是屋里屋外,或缓或急,蟋蟀的鸣叫声总是我的最爱,常伴我遐思,又催我入眠。每当月华如水,云影横空,再伴上阵阵凉爽的秋风,一切都是那样的静谧和安宁,那动听的天籁之音声声入耳,都会让人在愉悦中顿感身心熨帖,纷扰顷除。

以蟋蟀为主角的秋虫之趣带给我的那种黯然销魂的感觉,实在找不到精准的词汇来加以描述,于是借用我非常喜欢的叶圣陶先生的现成妙语来结束本文:“虫声是足以恋念的东西,何况劳人秋士独客思妇以外还有无量的人,他们当然也是酷嗜趣味的,当这涼意微透的时候,谁能不忆起那美妙的秋之音乐?”

作为父亲的梁实秋

□黄 品

料,也就知道父亲生日已到,避免了孩子们因诸多原因偶尔遗忘导致内疚的情况。

梁先生的大公子梁文祺起初没跟父母到台湾,很长时间彼此断了音讯。因为梁文祺喜欢下棋,自从有了他在大陆的消息后,只要看到报上有棋赛的消息或是棋谱刊登,梁先生一定仔细剪下来,设法找人寄给儿子。我想起父亲。因为我业余爱写点小文章,父亲每次在报刊上读到觉得不错的文章,都会剪下来拿给我,或者把报纸杂志留给我。

梁先生最宠爱女儿文蔷,但

女儿旅居美国,不能时时陪伴身边,他就把瘦小的丘彦明当女儿一样疼爱。梁先生会亲自为她做火腿三明治,或者煮面,餐后还有水果,他会很仔细地削净果皮,去掉核,整整齐齐切成八等份,非要她全部吃完才准离桌。有一次,他从冰箱里取出一个苹果给丘彦明,说是朋友从美国带来的最好吃的苹果,是“特别留给你的”。因为年纪大了耳聋看不见门铃,接近与丘彦明的约会时间,他总是会先打开密实的木门,坐在客厅的沙发上,透过铁门缝隙,随时注意门口的动静,生怕

错过了第一时间开门而让她久站。

我又想起了父亲。有几年,我中午都到父母家吃饭。每次我还在楼梯上,父亲就已经站在门口等我。想来他是算好了我到家的时间,早早站在门边,听着我的脚步声开门吧。

我看到一封梁实秋写给丘彦明的手札影印,里面有这样一句:“我这几天闷极了,想偷吃月饼,未果。”我忍俊不禁,笑出声来。梁先生患有糖尿病,吃月饼自然要严格控制。我想象着老先生写下这几个字时的神情,一定是有

些委屈又有些促狭吧。这哪里还是那个宠溺女儿的慈爱父亲,分明就是一个在女儿面前撒娇求关注的老父亲呢。

梁先生还是一个猫奴。他每天清晨都要到附近的市场给家里两只小猫买活鱼,休息时间还会和小猫捉迷藏。“白猫王子”“黑猫公主”也恋他,每天晚上要躺在他腿上睡觉,而他的腿被枕麻了也不忍心离开,就怕吵醒小猫。梁先生说,“大抵娇小玲珑的动物都可爱”,他像父亲一样把猫咪当孩子宠爱,他甚至夸丘彦明真乖,“像只小猫”。

梁先生集散文家、翻译家、评论家、教育家与学者于一身,博学多才,著述甚丰,却依然有常人一般的小情怀小情调,作为父亲的梁先生实在是可亲可爱。

当幸福来得太突然

□李伟明

喜爱读书的人啊!

与此相反,最能静下心来好好阅读的地方,往往是难得找到书的场所。少时在农村,逢年过节走亲戚,当然都是没什么文化的家庭。那年代可没网络、微信、电视什么的可以消磨时光,偶尔在人家家里发现一本中小学生的课本或者某部门派发的宣传册子,也不禁眼睛一亮,捡起来如饥似渴地看下去。为什么?因为这里难得见到白纸黑字啊!这个时候的文字,太让人想亲近了。

又想起看电视。上世纪80年代的农村,家里有一台黑白电视机,就足以让人幸福感爆棚。一个村里,往往也就几户人家有电视机。电视节目也不多,一年到头看几个连续剧而已。晚饭后,邻居们都聚集到某一家守着看连续剧。小小的屋子里,挤满了不同年纪的人。电视信号当然是不理想的,看着看着可能就变成满屏雪花点。

主人上前拍一拍机身,可能又清晰了。即使现在不清晰,可能过一会儿也会自动变清晰。大家并不着急,耐心地等着,就算是雪花点,只要有声音也行。因为这简陋的电视,邻里关系可和睦了。那时的人们,多么容易满足呵。

现在呢,家里的电视机越来越大,越来越高清。电视节目多了去了,根本搞不清楚到底有多少台。尤其是网络电视,更是随时可看,都不用等电视台安排时间。可是,现在,有多少人会守着时间聚在一起看电视了呢?

反正,我家的电视机,已经好多年没怎么打开过了。当年看电视的幸福感,恍若隔世,只是偶尔在记忆中闪现。更邪门的是,娱乐项目丰富如斯,人们对生活的抱怨却似乎有增无减,还动不动就听闻谁谁谁抑郁之类的消息。

饮食方面也是。食物匮乏的年代,味觉记忆总是长久的。现

在呢,谁还会把吃饭当回事?当年的孩子竭尽所能抢东西吃,如今的孩子却要家长追着喂饭。也许,很多年前的一块红烧肉,让你总是记忆犹新。但昨天晚上的山珍海味,你可能吃过就忘了。

同样的事情,时空不同,境遇有别,心情迥异。出现这么巨大的反差,我想,大概是因为你期待的、喜欢的东西来得太快太容易,让你的期待和喜欢一下子适应不了形势的变化。

忽然间坐拥书城,不需要如饥似渴地找书读了,心里自然就不把书籍当回事了。可以收看的影视,视频太多了,可口的美味佳肴天天吃了,以前那种需要倍加珍惜的幸福感,当然也就大大贬值了。这个时候,你要继续保持幸福感,就需要相当的定力了,就需要时常温习一下“初心”,回首一下身后的足印了。

为什么很多暴发户突然改变

经济地位后得意忘形,财富来得快去得也快?其实也是这个道理,面对来得太快太轻松的钱财,因为缺乏定力,忘了昨日,根本不珍惜,所以任意挥霍,终至两手空空,回到原点。人就是这样,对于来之不易的东西,就倍加觉得可贵,当然要小心呵护。而对于来得太容易的东西,则打心眼里不当回事,视若敝屣。对某些肤浅的暴发户来说,一时财富再多,也读不懂幸福的真谛。幸福来得太突然,以至让他虽与幸福面对面却并不相认。

万物运行都有它的规律,有它的过程,有它的道理。一下置身书海,未必波澜不惊;遽然拥抱幸福,难免措手不及。中间那些环节,省不得,省了就丢了记忆,失了心得,缺了领悟,忘了根本。所以呀,书要一本一本地看,日子要一天一天地过,幸福要一步一步奋斗出来,人生的况味要一点点慢慢体会。



的就餐环境、氛围都远远不如贾母的缘故。

你想,就算做出了这么一道靓菜茄鲞,你能不能请到像凤姐这样的巧媳妇,在酒席上向众人伶牙俐齿、清脆悦耳地介绍茄鲞的烹饪方法呢?你不能,这菜的滋味自然减了一分了。

接下来,品尝这道茄鲞之时,你能否找到像刘姥姥这样深谙人情的村野老妪,不时说上几句诸如“告诉我是个什么法子弄的,我也做着吃去”之类助兴的话呢?你不能,这滋味又得减一分。

还有,你招呼大家都来品茄鲞,但在筵席上能否找到似宝玉、黛玉、宝钗、李纨、薛姨妈这等人的饭伴呢?你不能,这道菜的滋味又得打些折扣。

知道自己此生都不太可能领略茄鲞的真滋味后,我初不免快快,但过了一阵子也便释然:是啊,茄鲞之所以成为茄鲞,不就在于它的惊鸿一现难以捉摸无法到手么!倘若满大街的食肆酒楼都能做出与书里一般无二的茄鲞来,那它还有什么曼妙可言呢!

那就把茄鲞当作秋水伊人来怀想好了,“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遥望着绝代佳人可望而不可即的背影,也不另有一种欢愉长存心间么。

红楼美食二题

□张 芳

那晴雯在饮食上也是挑剔的。怡红公子颇重视她,她在怡红院又是老员工,天长日久就养成了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性子。瞧她向厨房要的一个小炒——芦蒿炒面筋——芦蒿本来就是品相清雅、身价不菲的那么一种蔬菜,她偏偏还不让厨子用肉炒或鸡炒,单只准用面筋炒。你琢磨着这丫头在餐饮上是省事的主儿么!

然而就是这两个怡红院的美食家无比热爱珍大嫂子做的豆腐皮包子,聪明的你,这时能否想象出这碟包子的古今独步、举世无双了呢?

我小时候读到这碟珍馐,根本想不出它是怎样做成、摆在碟子里又是何等模样。无人时经常痴想:那豆腐原是至软至柔、一触即碎之物,不知如何将它捏成包子皮?

成年后终于知晓奥秘。原来这种包子是以柔韧的豆腐衣做皮子,以青菜、木耳、香菇、金针、竹笋等清蔬为馅。做法是取整张的豆腐衣裁成四片,使其中一片包馅成兜子状,然后以麻线收口,再

上笼蒸熟即可。豆腐皮包子清代时曾为贡品,宝玉、晴雯二人对它的追捧并非没有道理的。

也因此领教了尤氏这类少奶奶的聪敏。没错,这位蓬门碧玉是没什么家世,论口才、论威严也没法跟凤姐、李纨等人比。但她真是个明白人,天生懂得扬长避短,懂得“要想掌握某人的心,就得先掌握某人的胃”,故,凭着一碟不俗的包子就轻松赢得了贾府上下众人的心。

茄 烩

200多年前,穷愁潦倒的曹雪芹在北京西郊埋头写他的《红楼梦》,当挥毫写至第四十一回贾母请刘姥姥品尝茄鲞时,脸上会掠过怎样的表情呢?——我猜一定是酸苦、怅惘、局促和骄傲兼而有之,而骄傲之色必然停留得更久一些。

是啊,纵然昔日繁华已成烟云,可那一种铺衣食毕竟是他亲历过的,只要愿意,他凭着一管笔便可将往昔精致生活的点滴重现纸上,比如怎样做那道茄鲞。

你来看曹公的手段。你想象

力再丰富,也不会想到茄子竟可以像荣国府里这般制作的——取几个新鲜茄子,用鸡油炸,用鸡脯子肉、香菌、新笋、蘑菇等七八种辅料配,然后一放放鸡汤里炖,又得用香油收,取糟油拌,这还不算完,最后须盛在瓷碗里封严实了,要吃的时候方能取出,用鸡丁拌着食用。一共得用十来只鸡,经十来道工序。

茄鲞如此诱人,便早有红迷们摩拳擦掌,对照着凤姐所言炮制起红榜茄鲞来。

无奈制作茄鲞的结果总令人沮丧:一种意见是这茄鲞根本没法做——茄子略加煸炒就已经烂熟,你又炸又煨又煲的,最后还不成了茄子糊?另一种意见是茄鲞倒是凑合着能做出来,但味道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有几分像涼拌茄子,又有几分像宫保鸡丁,哪里有想象中茄鲞变化万千、风情万种的滋味!

便有人认为曹雪芹故意在忽悠读者。我静下心来思想,倒觉得曹公并未哄骗大家,咱们今天煞费苦心烹制出来的茄鲞总不如书里的,恐怕还是因为咱们今日

新书架



《陈寅恪语录》
胡文辉 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

本书从陈寅恪先生的全部著作及三十余种旁人的记录、回忆中广搜博引材料,按“语录体”根据题材分治学方法、文明与社会、历史·种族、历史·阶层、历史·文化、历史·其他、文学、自述与回忆等八大类六十五个小小类编排,附录诗作,以凸显陈寅恪的史识和诗情。录文不避重复,着重将零散材料汇编一处,并逐一注明出处,以期起到“材料类编”之用。



《如何像人类学家一样思考》
[英]马修·恩格尔克 上海文艺出版社
作者从人类学中最重要也最富争议性的九个关键词出发,为探索我们生活的世界提供指引。世界各地的理论和例子编织在一起,出色地展示了人类学的重要意义:不仅因为它让我们能够理解其他人和其他民族的观点,还因为在过程中,它也揭示了一些关于我们自己的东西。



《社会风景的寓言》
张旭东 上海人民出版社

本书主要关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崛起的“中国新电影”。本书以“第五代”电影为主要分析对象,对《红高粱》《孩子王》《秋菊打官司》《芙蓉镇》等名家名作,以及以贾樟柯为代表的“第六代”导演作品的叙事解析和批评阐释,结合中国社会历史语境,探讨历史如何在银幕上再度呈现,第五、第六代导演在海外与在国内民族文化图景中的位置,以及电影现代主义在社会与意识变革舞台上的位置,等等。